

# 錢超塵談治學

作者：呂崇金

最後更新日期：2005/1/13

洛克的話：

---

## 錢超塵談治學

我今天說一說我是怎麼走上中醫文獻研究這條道路的，對中醫文獻研究有哪些體會、研究中醫文獻有沒有前途。

求學的歷程和人生目標的確立

大家知道我不是搞中醫出身的。我是1961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畢業後，考上了古代漢語研究生，學習的是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72年我調到北京中醫學院教醫古文，開始教醫古文後，我感覺到學生時代所學的東西，到這都能用上。我所學的是怎麼和醫學聯繫起來的呢？跟醫學聯繫起來後做了哪些工作，對同學們有什麼啓發呢？

先說人生的價值是什麼。人生的價值確立後，你就能確立你研究的課題了。有幾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我曾給你們背過蘇軾的「古之成大事業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還有一段話是曹丕的《典論》論文。我給大家寫下來，你們琢磨琢磨，最好是背下來，對你們思想教育

和精神鼓舞都會起作用：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顯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人生的目標，應該是寫出真正的好文章。年壽也好，榮樂也好，隨著自己生命的結束便沒有了，「未若文章之無窮」。古人爭求不朽靠的是什麼呢？是借助文章而不朽。你們看，司馬遷、屈原、韓愈、王冰、注《太素》的楊上善，都是不朽的！所以，古人把精力放在文章上，而名聲，隨著自己的文章和書籍「自顯於後」。不因爲地位低生活困難而不寫文章；不因生活好了而追求與學問無關之事。而大多數人，不嚴格要求自己，與草木同朽，太可悲了！

走上中醫文獻研究之路

那麼，我們在中醫學院裡面講人生追求指什麼呢？一方面我們要把中醫學術學好、藥方背過來，《內經》、《傷寒》、《金匱》學好，從臨床的角度來塑造自己。另一方面，是學術研究。

中醫學院的學生有兩種發展前途：

一是作為一名高明的大夫，人家治不了的病，你能治好，這是我們培養人才的高目標高追求。

另一方面，是學者型的。這個學者型是什麼樣的？做學問怎麼做呢？即你得寫出好文章來。借助好文章、好著作來發揚中華民族優良文化傳統。

我沒到中醫學院的時候，我就羨慕中醫學院。但來了以後，我認識到不能當大夫，可我有自己的長處，我是搞學問研究的，我的長處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考據學，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也有一點，又受過專業的訓練。於是我鑽了幾本重要的醫書。

一個是《素問》，王冰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我看過不止一遍。第一遍，我為了講課中不脫離醫學實際，我從中研究語法。81年，寫成一本書，叫《內經語法通譯》發行了兩萬多冊。接著搞《內經》的訓詁。我研究《素問》訓詁的時候，把王冰不少註釋背下來，做了大量卡片。何為訓詁？準確解釋古書詞義的學問，謂之訓詁。第三遍研究《素問》的音韻，後來形成一本書——《內經語言研究》。我的經驗是，學習重要書籍，每遍研究一個重點。這就是圍繞教學，把《素問》做為我研究的目標。《內經語言研究》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前兩年，德國慕尼黑大學醫學史研究所來信說，把它已輸入電腦。日本現在已有譯本。1996年，我到韓國講學，在大書店裡逛，發現有我的《內經語言研究》。這些書的材料從何而來呢？我跟大家講一點，當我考上研究生的時候，我的老師跟我說了八個字，叫做「實事求是，深入鑽研」。這「深入鑽研」須「食於斯，寢於斯」。所以，當時頭腦中都是有關《素問》的內容。把書寫出來，絕對不是陳陳相因，抄別人的材料。我是學中文的，對於中醫著作感到很困難。《荀子·勸學篇》有句話對我啓發很大：「真積力久則入」，「真」，古代不當「真假」的「真」講，而當「誠實」講，指誠誠實實地積累自己的力量。我就想：中醫這麼豐富的知識，應該鑽研，我自己活一輩子不應白活，要給中華民族寫出點真正的東西來。當後人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讀起這些書能夠覺得：「這是北京中醫藥大學錢超塵寫的書，還有點參考價值。」

剛到中醫學院時，我有幾種選擇：

第一、第一、研究魯迅。

第二、第二、研究古代漢語。

第三、第三、研究中醫文

獻。

在研究魯迅方面，我下的功夫很大。《魯迅全集》我全讀了。我研究的重點是1924—1926年魯迅先生在北京這段時期。北京當時正在鬧學潮。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個楊蔭榆，是美國留學生，她管女生特別嚴格，見信封上是男的來信，還拆開檢查。魯迅當時寫了許多文章批判她。我寫了幾篇研究論文。但後來我想：現在有魯迅研究所，佔有的資料比我多得多。還是要站在中醫的土壤裡，研究中醫，這個地方最需要我。日本江戶時期伊籐子德的一篇文章啓發了我。伊籐子德對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讀得非常好，人家對他說：「先生，您太傻了，拿您的學問、經歷，搞儒家經典比弄這幾本醫書好得多，搞醫書不過弄幾本小冊子而已。」他答：「一個人的學問和努力是錦上添花好呢，還是雪中送炭好呢？現在日本的醫書瞎子摸象者太多了，任意而言，無一定之規。而

現在，我正是雪中送炭。」他寫了《傷寒論文字考》，直到現在，我們研究《傷寒論》字義，像他那樣具體、深刻的也不太多。因此，我想現在中醫文獻研究，需要我這樣的人。中醫需要有人為它效力，貢獻自己。所以，這時我接受了一個任務：衛生部和中醫藥管理局要重新註解十一部古書。

這十一部古書，它的意義、水平，可以和北宋治平年間校正醫書局校勘的醫書相比。

第一部《靈樞》，任務落實給遼寧中醫藥研究院史長永教授；

第二是《素問》，天津中醫學院郭靄春教授主編；

第三《甲乙經》，山東中醫藥大學張燦岬教授主編，分上、下兩冊；

第四《太素》，任務落實到成都中醫藥大學，還未出版。

第五《傷寒論》落實到咱們學校，由劉渡舟教授任主編，我當副主編；

六《金匱》，由浙江中醫學院何任教授主編；

七《脈經》，為廣州中醫藥大學沈炎南主編；

八《難經》，主編為上海中醫藥大學凌耀星教授；

九《諸病源候論》，南京中醫藥大學丁光迪教授主編；

十《中藏經》，湖南中醫藥研究院李聰甫教授主編；十一《神農本草經》，中醫研究院馬繼興教授主編。

其中，除《靈樞》沒校成，《太素》還不出版外，別的九部書都出版了，為中醫臨床和學術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 研究《傷寒論》

我和劉老一起搞《傷寒論》時，首先，要選好的版本。《傷寒論》的版本最錯綜複雜，中醫古籍沒有一本象《傷寒論》這樣錯結盤根，難於破解。好版本就是宋本。北宋治平年間，政治穩定，成立校正醫書局，做具體工作的人是林億。1066年《傷寒論》校正完了，分大字體、小字體兩種刊行天下。只有白文，無註解。過了幾十年，成無己根據宋本進行註釋，寫成了《註解傷寒論》逐漸代替了白文本。成無己當時已經很老了，又有異族入侵，註解後近半個世紀才出版。到明萬曆 27 年，趙開美刻了個《仲景全書》，其中有《傷寒論》。但《仲景全書》，解放前世界上共六七本，分別在瀋陽、上海、台灣、日本。北京圖書館有膠片，我們把膠片放大，校注出版，投放市場不到三個月就賣完了。這是明萬曆 27 年以後，第一次大規模面市的宋本《傷寒論》。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兩個《傷寒論》古傳本。一個唐本，比宋本還早。唐本《傷寒論》存在於《千金翼方》卷九、卷十。還有一個敦煌本。同時，寫了一部著作：《傷寒論文獻通考》。我寫《傷寒論》研究著作有一個體會：趁著精力最旺盛的時候，要廣讀博覽。我讀了好多《傷寒論》著作。在廣博的基礎上，細密思考，形成條理，就寫成了這本《傷寒論文獻通考》。人在生活中和學習中會有許多困難，而中國尤其多。人事的糾葛很多，矛盾也多。孟子有一段話很好。《孟子·盡心篇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你們琢磨琢磨，是不是這樣？「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讓你心裡老有點不痛快，那是上天在考驗你呢；「勞其筋骨」——讓你受點罪；「餓其體膚」——父母怎麼還沒寄錢呢；關鍵是「行拂亂其所為」——你做事，總有一股相反的力量在擋著你，你想前進，前面有道牆，你得繞過去吧。這是怎麼回事？「所以動心忍性」，「忍」，當「堅強」講，讓你心有所顫動，讓你性格堅強，增強你的能力。

《傷寒論文獻通考》的意義在哪裡？

第一，第一，它為《傷寒論》的流傳史基本上畫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第二，第二，它有幾個很少見到的《傷寒論》古本，我做了校正；一個是唐本，一個是淳化本（高繼沖本），一個是敦煌本。

所以大家要想把《傷寒論》文獻研究深入一步，這本書提供的資料應該加以學習。而當我寫《傷寒論文獻通考》時，有一個出版社的朋友說：「錢老師，你別玩中醫這東西了，你搞點別的吧，我給你一本書，寫《戰國策》吧。」於是寫了《戰國策譯注》。現在想來，寫《戰國策譯注》并非迫切所需，因為醫學文獻太需要研究了，這是一塊亟待開發的肥沃的處女地。而研究《戰國策》，沒有我錢超塵，這個學術領域，人家照樣攀登上高峰，那是「錦上添花」。而中醫文獻，我寫出一部書來，就能夠對中醫研究有一定用處，是「雪中送炭」。

九六年，學校派我去韓國講學，課很重，一周是 18—21 節。我除了講課以外，就是讀書和寫作。在韓國的半年中完成了一部《黃帝內經太素研究》，這部書收入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中。它是咱們中醫古籍研究著作第一本進入傳統文化叢書的著作。這本書代表了我研究中醫文獻比較成熟的思路和比較完整的研究方法，裡面有許多新的東西。

中醫文獻研究的三個基本功

我把我說的意思歸納起來是什麼呢？中醫院校要形成兩種知識結構：

一是培養蒼生大醫，

一是培養學術研究人才。從事中醫文獻研究，很需要從中醫院校學生中產生人才。我們的事業太需要一批為中醫的文化貢獻自己畢生精力的青年人加入到這個隊伍裡來。那麼參加到這個隊伍裡，需要什麼知識結構呢？

第一，需要比較豐富的中醫知識，比如說要精熟《內經》、《傷寒》、《金匱》、臨床、方劑。

要有非常扎實的「小學」功夫。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考據學。我寫了這麼十幾本著作，沒有一本書不是借助於我的「小學」和考據學的根基。清人認為學問有三條線：一個是義理之學；一個是辭章之學；一個是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和辭章之學如果從考據學出，就不輕不浮。

清朝考據學地位很高。考據學又跟文字、音韻、訓詁、目錄學關係特密切。所以，我培養研究生，考了一門考據學。考什麼呀？考《傷寒》、《金匱》、《靈樞》、《素問》、《甲乙》、中醫重點古書，一個考一遍。

第三，還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輪廓知識。我們中醫的學生從高中二年級就分科了，所以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教育不深厚，那麼，你們就要靠自己學習。中國有句古話：「欲免俗儒需讀史」。

什麼叫「俗儒」呢？就是知識面太窄，只知道眼前的通俗的那點知識，要想避免成為那樣的小知識分子，要多學習知識，增長學問，就要懂得「史」，即「中國通史」。如梁啟超的《清代三百年學術史》，他把清代三百年的學術象捲簾子似的，從下往上卷，捲到明清，捲到先秦，把這段學問總結了一遍。研究學問，要有以上三方面知識。總結起來：要有充足的中醫知識；要有「小學」知識；同時還要有輪廓性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這樣，我們研究中醫學術，肯定有所發現，

有所發明，有所前進。

給大家舉個例子，《傷寒論》太陽篇中有「抵當湯證」，成無己講「抵當」時說，這方裡頭都是破血活血的藥，完全抵當一陣子！可是張仲景的方子哪個不能抵當一陣子啊，非得此方抵當嗎？

成無己這是望文生義。此方中有「水蛭」，「水蛭」有幾個別名，如《名醫別錄》裡叫「至掌」。

這就用到音韻學了。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即上古時代語音裡沒有 zh、Ch、Sh 的聲音，凡現代發 zh、Ch、sh 的音，古代發 d、t 的聲音。所以 zhi、zhang 在漢代念成「di、dang」，「抵當湯」因君藥為水蛭而得名。

現在，中醫文獻知識引起了中國周邊國家及西歐的重視。比如在日本，我就深切感受到，他們的中醫文獻成績較大。江戶時期（1603 — 1876）正是中國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考據學的高峰，所以影響他們幾代人，相繼出現了一批著名的中醫文獻學家。

殷切的希望

這些年的學習有一個體會，自己雖然做了些工作，首先這是時代促成的。三中全會以後，小平同志的理論指導了中國走向富強，我的著作全是三中全會後寫的。我非常感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我瞭解中國數百年來的歷史，像這樣一個政策環境，幾百年來沒有。你們趕上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時期。你們要抓緊美好年華，學點有用知識。作學問，要有點兒吃苦的精神。寫書比較苦，我寫了十多部書，沒拿著多少稿費，我也不圖稿費，我圖的是給中華民族貢獻才智。凡與文化建設無關的東西，我一字不書。這一點我受顧炎武影響很大，他說：「與六經無關，一字不書。」另外，大家要重視人格的塑造。日本江戶時期學者伊澤蘭軒的父親給他抄孫思邈的《大醫精誠》抄下來，分成章，取名「醫范」，他「每旦誦讀，以為自戒，..則凡為醫者，豈可不慎自勉力焉。家大人取為吾家醫范，其有旨哉。」他把此「醫范」又傳給兒子。因此，為醫要重視人格，人格的力量是無窮的。

（根據錢超塵老師與學士沙龍成員座談之錄音整理）／  
（原載《中醫之魂》第二期）

\*\*\*\*\*

洛克中醫研究站 <http://rockcm.fly.to>

呂崇金 洛克醫師 信箱 [rockleu@tcts.seed.net.tw](mailto:rockleu@tcts.seed.net.tw)

歡迎訂閱「[洛克中醫電子報](#)」